

RCRC

红十字 | 红新月

第 1 期 · 2013 | www.redcross.int

“人道之旅”

重新开放的红十字运动博物馆的展览背后

从恐惧到希望

一个儿童难民成为探讨人道的作者

人道之声

《红十字红新月》杂志希望了解你的观点

一次深入 人道之旅



国际《红十字红新月》运动杂志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由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 以及国家红会组成。



ICRC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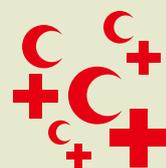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公正、中立和独立的组织，其特有的人道使命是保护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受难者的生命与尊严，并向他们提供援助。该组织还通过推广和加强人道法与普遍人道原则，尽力防止苦难发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建于1863年，它是《日内瓦公约》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发起者。该组织负责指导和协调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在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开展的国际行动。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是世界上最大的以志愿者为基础的人道网络，通过其187个成员国每年接触到1亿5千万人。IFRC在灾难和卫生紧急事件前、后和当中满足人们的需求并改善易受损人群的生活。它在行动中采取公正的原则，不分国籍、种族、性别、宗教信仰、阶级和政治见解。IFRC在《2020战略》——应对这个10年中主要人道和发展挑战的综合计划——的指导下，致力于“挽救生命和改变思想”。



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工作和原则通过188个国家红会得到了体现。国家红会是其本国政府在人道领域开展工作的助手，在救灾、卫生和社会等方面提供广泛的服务。战乱时期，国家红会为援助受影响的平民居民并在适当时候为军队医疗服务机构提供支持。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简称“运动”)

各组成部分共同遵守以下七项基本原则：

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

所有红十字与红新月活动均有一个核心目标：

毫无歧视地帮助受难者，从而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聆听过去，放眼未来

1945年8月底，一个名叫弗里茨·比尔芬格的年轻人来到广岛，他是广岛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第一个来到这个城市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的代表。“情况令人震惊”，他在发给ICRC驻东京代表马塞尔·朱诺的第一封电报中这样写道，“城市尽毁，80%的医院被毁或受到严重破坏……原子弹后果之严重令人难以置信……”

正当日本红十字会的医生和护士们应对超出想象的恐怖时，比尔芬格开始直面他此前从未经历过的未知情况。

ICRC、国际联合会(IFRC)和许多国家红会的档案记录了大量类似比尔芬格的艰苦救灾的故事。实物、信件、照片和图画展示了在极端环境中(而且常常是在敌对条件下)始终坚持寻找解决之道的努力。

由于过去150年来志愿者、代表和工作人员的勇气、辛勤工作和人道精神，21世纪的人道事业拥有了一个遍布世界的网络和一套支持和保护(尽管不完美的)知识和法律体系。

尽管在当今世界人道事业规模庞大，但我们仍然要面临许多未知的情况，而对勇气、人道精神和创新的需求也同以往一样巨大。正如运动创始人路易·阿皮亚曾画出带轮子的担架和简易救护车的草图(见上图)与新兴的国家红会分享最佳实践一样，今天，代表和志愿者们正在利用新创意和对最新技术的创造性应用来解决复杂问题。例如，分享循证急救程序和最佳外科手术法、开发预警系统、利用手机网络追踪疾病，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特刊

本期《红十字红新月》杂志是纪念ICRC正式成立150周年的特刊，我们将

它献给人道工作中的创新者：志愿者、代表和工作人员。他们为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更加人道的地方而孜孜不倦地辛勤工作。尽管来自各行各业，但他们所共同具有的人道精神使得他们能够在巨大的挑战面前开展工作。

我们用一份大事年来描述这150年的人道行动，并配以可反映我们前辈也曾面对过的许多挑战的当代故事。我们的专题焦点是阿富汗冲突，这场冲突在许多方面可以反映今日人道工作者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关于运动历史的系列报道将持续一年，我们将回顾国家红会的发展历程并纪念第一批国家红会诞生150周年。接着，在2014年年初，我们将分析国际人道法过去曾经、今天正在和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挑战，以此来纪念第一部《日内瓦公约》问世150周年。

在当今世界，中立和公正的人道行动仍然没有被普遍理解或尊重。这些周年纪念可以提醒人们人道精神是不朽的，而且亨利·杜南和今日的人道大使们所支持和拥护的价值观是必须受到尊重的行为规范。

这些重大事件还能让人们反思一些人道行动面临的关键问题。我们希望本期报道有助于激发对有关问题的思考，同时我们在第28页介绍了如何参与讨论和发表观点。运动应如何调整？我们学到了什么？最令人鼓舞的趋势是什么？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根据过去150年来从无到有所取得的成就，利用现有工具，当运动成立200周年时我们能够和必须取得哪些成果？未来是你的。现在该你行动了。让我们一起书写历史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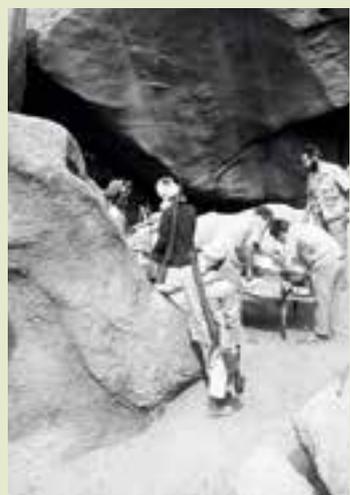
敬礼！

马尔科姆·吕卡尔
《红十字红新月》杂志编辑



ICRC首批代表之一路易·阿皮亚利用草图分享人道工作中的创新。

Photo: ICRC archives



20世纪60年代，在也门的一个偏远的沙漠里，ICRC工作小组勇敢面对艰苦的环境，进行外科手术。

Photo: ICRC archives



今天，运动利用技术手段帮助离散家人取得联系、发出风暴警告、传送卫生信息、以及——如上图中的IFRC项目所示，追踪传染病的扩展和治疗。

Photo: Benoit Matsha-Carpentier/IFRC

欧洲再现贫困人口

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欧洲国家的红会已经开始向所谓的欧洲“新贫民”——失去工作、住房和积蓄的男女，提供援助。意大利红十字会在米兰每月向大约50,000人提供援助——占到了需要援助的人口的三分之一。在雅典，无家可归的人口大约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年届六十的雅典机械工人说道：“我需要工作、挣钱，租住公寓过上体面的生活。而这看起来非常难以实现了。”去年底，当西班牙失业率上升至25%后，西班牙红会也发起了援助西班牙人的运动。与此同时，国际联合会也扩展了其在欧洲和中亚的人道援助。

通过足球来消除暴力

在南非开普敦的卡耶立沙镇，失业率高达50%，许多年轻人被引诱加入了黑社会，这使得该镇的暴力和犯罪频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因此与阿曼德拉教育足球俱乐部开展合作，以便通过足球运动来使年轻人远离暴力和犯罪。通过将足球运动和教育结合起来，该组织为年轻人创造了安全的环境来学习知识，培养技能和积极的生活态度。14岁的匡内尔说道：“我在俱乐部的场合所有安全感。这里没有毒品和刀具。而在外面的世界，黑社会的成员则会跟我说：‘来吧，吸一口吧！’我就对他说：‘不，你应该来和我们一起踢球’。”



Photo: Patrick Fuller/IFRC

台风波哈肆虐菲律宾

2012年12月，台风波哈侵袭了菲律宾，留下了满目疮痍的景象。6百多万人受灾，216,000房屋遭到了破坏或毁损。数月后，95%受灾的家庭仍然居住在临时居所。64岁的罗杰各·帕劳卡说：“我们担心还会有洪灾。”他一直试图从废墟中找到木头来修葺其在圣洛克的家。菲律宾红会分发了大量的居家用品和防水帆布。罗杰各用这些帆布在其土地的低洼处搭建了帐篷。“我们获得了一些食物和居家用品，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胶合板和天花板材料。我们的住所不能没有墙壁和门。”

家庭重聚

当发生冲突、灾难和暴力事件时，家庭和亲人往往离散，彼此失去下落和消息。如今，一种新的全球性工具可以改善上述境况：2012年11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设立了重建家庭联系的网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央寻人局和保护处副主任奥利弗·都布瓦说道：“运动的基层志愿网络遍布全球各个角落，他们非常积极地搜寻失踪人员。任何其它组织都难以提供此项服务。”

西蒙的野营

当来自波兰红会的野营志愿顾问将残疾的西蒙领下公交车，带到落叶满地的森林野营地的小屋时，新的一周就开始了。每天早上，志愿顾问唤醒西蒙，帮助他洗脸、刷牙和穿衣，然后他们一起从事一天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唱歌、画画和制衣。西蒙是莱兹洛地区红会经营的残疾少年营中数十个少年之一，他也是《14岁》纪录片的主要人物，该片描述了残疾少年及其父母的日常生活中的需求、困难和欢乐。登陆www.redcross.int可以观看视频。

声音

“如果没有红十字会的帮助，我还会继续住在营地的帐篷里，并不是因为我愿意住在帐篷里，而是因为我没有选择。红十字会给了我选择的机会。”

2010年海地大地震后，已经有两个小孩的**萝德·罗素**在营地生活了两年。如今，她住在租来的公寓里。

“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妮卢法尔**了。我什么都能做。我坚强了，而且有了力量。”

阿富汗喀布尔的**妮卢法尔**被子弹打伤了脊柱而常年离不开轮椅(见第20页)。



Photo: Polish Red Cross

人道数据

16: 《关于改善伤员境遇的1864年日内瓦公约》的签署国数目。如今，166个国家批准了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77年的《附加议定书》。

18: 根据位于摩加迪沙的索马里全国记者联盟的报道，2012年有18名记者在索马里遇难。这个数字是本杂志于2012年8月报道《保护目击者》时的三倍。

31: 全球红十字或红新月会每月需要应对的小、中型自然或卫生灾害次数。*

9,500: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苏丹红新月会在2012年收集和传递的红十字通信数目。**

1.6亿: 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红十字会联盟(即今天的国际联合会)组建的联合救济委员会在1941年和1946年期间向欧洲受难人提供了1.6亿吨的援助物资。***

2.09亿: 2011年遭受自然灾害的人口的近似数，其中2.06亿人口遭受的灾害与气候变化有关。*

3.75亿: 在2015年前，可能遭受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自然灾害的人口数。*

来源：*国际联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冲突以外，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1919-1994)

目录

2013年第1期 www.redcross.int

■ 150周年特别报道 4

150年人道行动：关注阿富汗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诞生一个半世纪后，人道行动仍然活跃，但也面临巨大的困难。我们的报道从两方面展开：回顾运动刚刚诞生之前的历史；分析当前的冲突，这些冲突象征着当今人道行动的成就和挑战。

“我不能撇下这些妇女” 6

我们的大事年表记录了第一个国家红会的成立和《日内瓦公约》的诞生，我们的特写则聚焦于阿富汗红新月的工作人员，他的奉献诠释了从一开始人道行动的动力是什么。

援助的冲动 8

自运动早期以来，在对人施以援手冲动的推动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联合会和国家红会的代表们经常自发与复杂、有时甚至是危险的环境做斗争。

“他没有忘记” 10

当运动的创始人亨利·杜南在索尔费里诺遇到一名想给父母捎信的垂死士兵时，这个设想就诞生了。

■ 沉默的灾难 12

被忽略的杀手

成立于一战后的红十字会联盟(即今天的国际联合会)正在对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做出应对。如今，自然灾害更为频繁，国际联合会表示，人道和发展机构需要帮助社区降低风险并提高适应能力。

■ 第二次世界大战 14

走向崩溃的边缘

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大规模的人道援助行动，也向人道行动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对城市地区的大规模轰炸、原子弹的使用和大屠杀。

■ 运动的历史 16

一次深入人道之旅

大事年表记录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历史，我们将带你参观新开放的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

■ 妇女、战争和生计 20

“我什么都能做”

我们的大事年表记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的报道让你了解在获得新的帮助后，那些在战争中遭受永久性创伤的妇女是如何正在开始新生活的故事。

■ 水 22

“有了水，就有了一切”

在冲突和自然灾害中，获取清洁的水是至关重要的。

■ 基本原则 24

从恐惧到希望

曾经是比夫拉战争中的儿童难民，尼日利亚作家奥凯·恩迪比探讨了人道这一基本原则。在运动成立150年后，我们还想了解你对人道的看法。

■ 运动 28

你的未来，你的行动

10年、20年、甚至50年后，人道行动会是什么样呢？

■ 信息资料 29

欢迎向编辑投稿、写信和发送其他函件，联系方式如下：

Red Cross Red Crescent

P.O. Box 372, CH-1211 Geneva 19, Switzerland

E-mail: rcrco@ifrc.org ISSN No. 1019-9349

编辑

马尔科姆·吕卡尔

制作

保罗·勒默里斯

设计

英国，牛津，Baseline Arts Ltd公司

排版 / 印刷

北京原色印象文化艺术中心

编委会

ICRC

多罗西娅·克里米塔斯

索菲·奥尔

弗洛里安·韦斯特法尔

IFRC

安迪·查奈尔

苏西·奇彭代尔

皮埃尔·克雷默

我们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联合会和各国红会的研究人员及支持人员给予我们的大力协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杂志一年三期，以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出版，在188个国家发行，发行量逾8万册。

杂志中观点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立场。欢迎来稿，来稿恕不退还。

《红十字红新月》杂志有权对来稿进行必要的编辑。不涉及版权的文章和照片可自由翻印，但需注明摘自《红十字红新月》杂志。

本杂志中的地图仅提供提供信息之用，无任何政治意义。

封面：2001年，当摄影师尼克·丹泽记录她的经历时，马哈·比比才10岁。失去双亲后，她在阿富汗中部的苟哈省承担了照顾两个年幼弟弟的责任。她说道：“人们告诉我还在打仗，但我只关心能不能吃饱。”

Photo: Nick Danziger. Photos this page, from top: ICRC archives; Nick Danziger; Nick Danziger; Alain Germond; Nick Danziger.



4. 150年人道行动



6. “我不能撇下这些妇女”



8. 援助的冲动



16. 一次深入人道之旅



20. “我什么都能做”

“我们可能已经死了”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成立150年后,“运动”在阿富汗所开展的工作可以说在诸多方面都象征着今天人道主义者的成就和挑战。摄影记者尼克·丹齐格报导阿富汗冲突已有30年的经验,我们让他重返阿富汗,询问人们在21世纪的战场和灾区“防止和减轻人类苦难”的含义。

在2001年9月11日的前不久,位于阿富汗偏远北方的哈扎巴格村遭到了塔利班的袭击。当时,夸莱姆与村里的许多村民一样,正在棉田和麦地里劳作。

村子里一片恐慌,夸莱姆(右图)没有找齐自己的5个孩子。她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要挽救已经和她在一起的几个儿子的性命,而不再寻找其余的孩子了,以免全家人都死于轰炸中。

“我知道危险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就象在邻村发生的一样”,夸莱姆说。她和她的孩子们走了两天三夜,饥寒交迫,终于找到了位于科嘉巴乌丁的流离失所者营地。

正是在这个营地,夸莱姆第一次听说阿富汗新月会、ICRC和诸如无国界医生等其他人道组织。这些组织给他们提供了毛毯、肥皂、防水帆布、糖和食物。夸莱姆回忆说:“如果没有ICRC的帮助,我可能已经饿死了”。

这也是夸莱姆第一次邂逅人道组织,并且了解到平民在国际法下应该享有的权利。她说,“我过去不知道还有保护没有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的法律。”

“在营地,通过无国界医生组织我学习了卫生课程。我成为了卫生方面的培训师……既然我已经回到家乡,那就继续做同样的工作,这是我的公共责任。”

在我于科嘉巴乌丁难民营初次遇到夸莱姆的11年后,她在2001年那个晚上孤注一掷、逃离家园的故事仍然让我无法释怀。就在几个月前,我再次见到了她,这次会面让我感受到杜南的愿景如何继续挽救和改变着人们的命运。

事实上,许多在阿富汗接受了帮助的人已经具备了帮助他人的精力和技能,无论他们是朋友、邻居还是陌生人。上万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他们的食宿有了着落,通过红十字通信得到了家人的消息,或者在被羁押期间倾诉了自己的遭遇。他们喝上了干净的水,或者因为装上了假肢而能更方便的行走和工作。

但是,尽管有了上述成就,挑战依然严峻。目前的情况是,一个多样化的人道领域并没有其所需的所有答案、资源和途径以缓解根本性的贫穷和暴力。卫生和援助工作者面临安全威胁,人道工作有时会与政治目的混为一谈。尽管“运动”在全球开展工作,但许多战斗员和平民对ICRC、人道法或红十字、红新月标志还是一无所知。在150年的历程里,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我们经历了许多。但令人难过的是,我们的所见所闻在许多方面仍然与杜南在索尔费里诺战场上目睹的颇为相像。■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9世纪50年代: 开展有组织的国际人道行动的条件成熟了。随着对囚犯和精神病人的困境有了更多认识,“运动”加强了反对奴役的行动。军队正在制定更好的医疗制度以适用于武装冲突,尽管与医疗知识的进步相比,这些制度尚显不足。医疗界的领军人物倡导新的体



Photo: ICRC archives

系,包括为战伤人员提供救治的志愿者网络。关于战时受伤士兵境遇的新闻报道令公众震惊,并使一些政府蒙羞而不得不采取行动。

1854年11月: 佛罗伦斯·南丁格尔与38名来自英国的护士来到土耳其,照顾在克里米亚受伤的士兵。尽管战地医

院的条件十分恶劣,但志愿护士人员起初并没有受到军队医务人员的欢迎。受伤的士兵在拥挤、肮脏、没有毛毯的病房里受苦。许多人死于伤寒、霍乱和痢疾。

1859年6月24日: 法国和撒丁王国的军队在意大利北部的索尔费里诺村庄附近作战。瑞士商



Photo: Nick Danziger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Photo: ICRC archives

人亨利·杜南目睹了血腥的战后景象，协助组织了援助伤员的行动，回到日内瓦后，他仍深受触动，遂立志于改善战地伤员的境况。

☞ **1861年**：克拉拉·巴顿成为美国内战爆发后华盛顿医院的首批志愿者之一。她后来成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起人亨

利·杜南和古斯塔夫·莫瓦尼埃的重要伙伴，并成立了美国红十字会。

☞ **1862年**：杜南自费出版了1600本《索尔费里诺回忆录》，并开始了广泛游说工作，为其成立战时救护伤员的国际组织这一想法争取支持。



Photo: ICRC archives

1863年2月17日：“战时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即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前身。

1863年11月：第一个国家红十字会在斯图加特(符腾堡王国)宣告成立。符腾堡红十字会于1921年成为德国红十字会的分会。

1864

“冷得令人窒息”

这是查尔斯·凡·德·维尔德作为ICRC派往国际冲突的首个代表团的成员，在北上前往丹麦的旅程中所描述的状况。这次任务影响了人道行动的未来，并催生了国际公约的缔结。红十字标志也在此行动中

首次使用。凡·德·维尔德和路易斯·阿皮亚

在1864年冬季开始关注丹麦和奥普军队之间的冲突，会见冲突各方，并协助双方组织救援行动。寒冷的天气并非唯一的困难。丹麦政府、媒体和军官们对这次“中立的”行动公开表示了批评和质疑，因为丹麦人遭受到比他们战斗力强得多的敌人的攻击。丹麦媒体认为，新的委员会应当谴责针对丹麦的侵略行为，而不是向双方提供援助。随后，凡·德·维尔德要

求打着休战旗帜前往普鲁士的医院，收集受伤和被俘的丹麦士兵的姓名，并将

这些消息告知痛苦的丹麦家庭。但他的

要求却以“通敌”为由而被拒绝了。他写到：

“这确实表明，需要确保有关志愿援助中立性的决议切实有效。”



Photos: ICRC archives

“我不

萨

娜在她丈夫失踪后不久，先是去住在了‘玛拉斯顿’（普什图语，意为“援助点”），这是一个阿富汗红新月会为贫困、丧夫及受到精神刺激的妇女提供的避难所。她说“我一无所有了，我无法求助家人，他们也不宽裕，他们住在内拉比，以种地为生。与我丈夫一样，我两个兄弟中也有一个同时失踪了。无处可去，也无以为生，我只好来到玛拉斯顿，并在此生活了五年。”

如今，喀布尔的‘玛拉斯顿’有两名妇女负责帮助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54岁的萨娜（右图）即是其中之一。对萨娜来说，没有什么工作是太困难或者太丢脸的。她照顾那些被遗弃的妇女或者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那样照顾那些父母被监禁的儿童。他们的情绪瞬息万变，时而暴躁、时而温顺，而她则在净化、安慰和哄劝着他们受伤的心灵。

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保护与援助系统是如何建立的，以及如何得到“运动”的人力物力支持，阿富汗各‘玛拉斯顿’（最初由阿富汗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并于1964年移交给阿富汗红新月会）的工作人员就是一个例子。其他国家的红会已对一些‘玛拉斯顿’提供了支持。1994年，当它处在阿富汗内战的前线地带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也参与救助了生活在喀布尔‘玛拉斯顿’的人。

当我在2001年为本杂志撰写报导时，萨娜谈到了那些日子，她每天通勤都要面临生死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864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的第一个代表团对于《日内瓦公约》的形成以及中立人道一线工作的未来产生了重大影响。



Photo: ICRC archives

1864年8月：16个国家签署了第一个《日内瓦公约》。该公约的正式名称为《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该文件的10个条款奠定了中立人道行动的基础，并呼吁交战各方尊重战地医疗人员。

“最后，整个欧洲联合起来，探讨限制战争野蛮行径的方法，并在国家、民族和种族间激发了献身人道的竞争”。

亨利·杜南

1864：到1864年年底，在欧洲已经有11个照顾战争中伤者的国家红会。



Photo: ICRC archives

150 years of humanitarian action

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历史见：
www.icrc.org/eng/who-we-are/history

能撇下这些妇女”



Photo: Nick Danziger

危险。“我非常害怕炸弹。但我不能撇下这些妇女，要不然不会有其他人来照顾她们。”

她是在我几个月前的一次探访中说的这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愿意离开家，穿过城市、前线和离‘玛拉斯顿’不远的路障。我知道这很危险，我也很害怕。当我不能将小孩留在家时，我就带着他们去工作。有一天，我最大的儿子巴瑟和一个当时7岁大的女儿受伤了，我也中了流弹。我现在抬起胳膊时，仍会

觉得痛。”当‘玛拉斯顿’不安全时，萨娜甚至将孤儿和妇女带回自己的家。

萨娜的故事是人道行动改变人生的典范。如今，她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人之一，可以工作，并在相对和平的时期改变他人的生活。“我是个幸运的母亲，我的孩子都有了幸福的婚姻，我照顾过的孤儿也被人收养了……我有美好的生活，我觉得自己是个非常成功的女人。”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Photo: ICRC archives

📍 **1866年：**《日内瓦公约》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战争中首次得以适用。

缔造历史

5月8日是世界红十字与红新月日，国际联合会(IFRC)将启动一个互动的在线历史大事年表，展现国家红会的创立和发展。请登录：www.ifrc.org/8May

快进

2012年，南苏丹共和国，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以及运动中最年轻的国家红会，批准了1949年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如今，已有166个国家签署了公约和1977年《附加议定书》，这些公约可直接追溯到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创始者们所订立的第一个公约。



Photo: Conor Ashleigh/IFRC

18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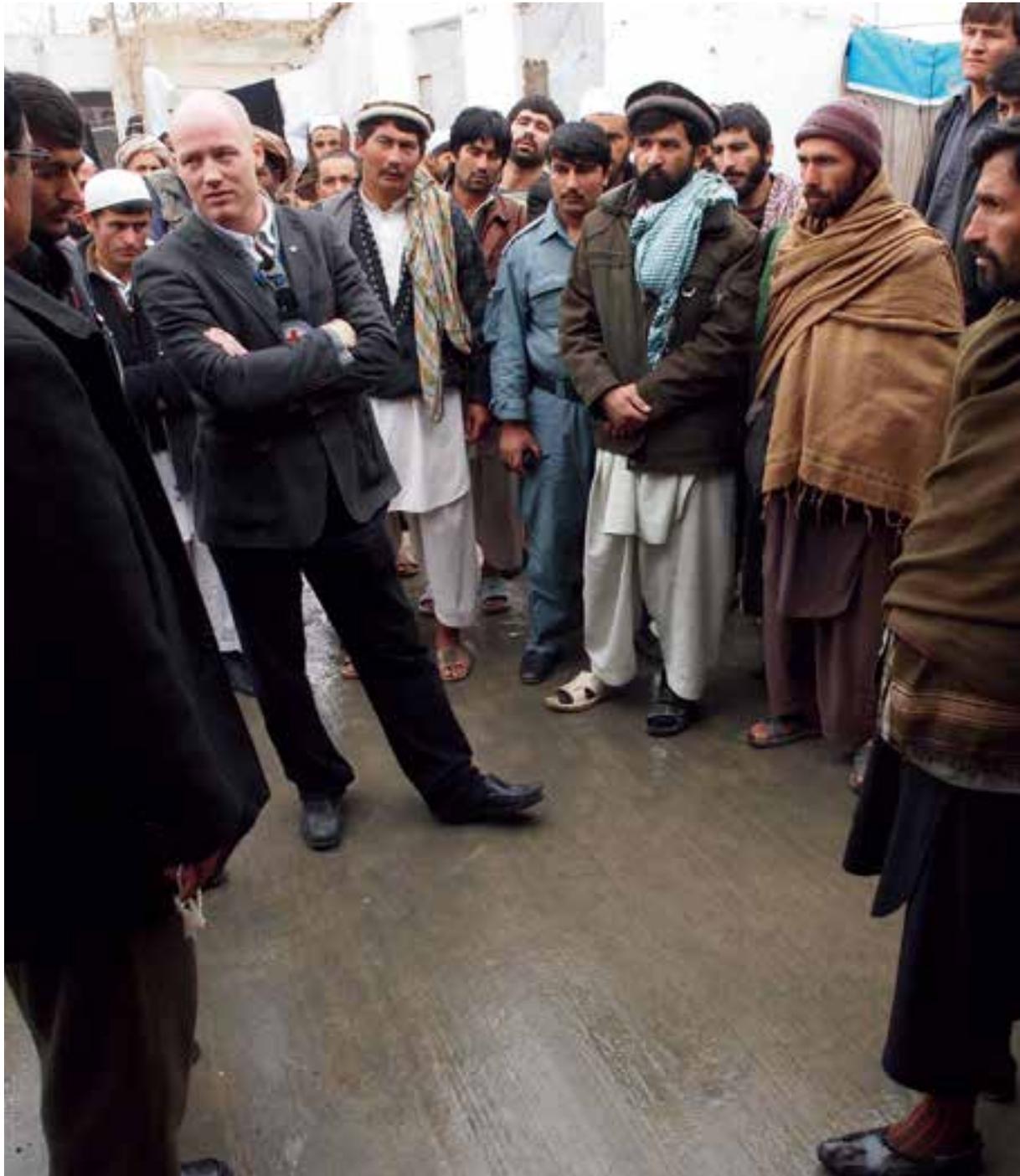


Photo: ICRC archives

“我独自或者几乎是独自出发，没有任何专业知识，也不懂德语，或者是操一口很蹩脚的德语，离开温暖的家，暴露在危险的野营生活中，而且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这件事情，是疯狂的。”

22岁的医学院学生**弗赫德赫克·弗赫**上文描述了他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行动。他在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受到怀疑，并被俘虏和受到了从事间谍行动的指控。他几乎被处决。多年后，他成为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副主席。

Photo: Nick Danziger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870年：英国援助战争伤病员国家协会为普法战争双方提供援助。这是早期国家红会在国外开展援助工作的范例之一。在普鲁士围困巴黎期间，亨利·杜南和志愿者在火线分发食物和衣物。同时，普鲁士首次使用了医院列车。

1870年7月：首次设立的巴塞尔寻人档案局为伤病员提供寻人和其他服务。

↻ **1875年：**古斯塔夫·莫瓦尼埃提出了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成员必须遵守的四项基本原则：远见，即在和平时期就为战争爆发后提供援

助做准备；团结，运动成员必须互联互通；统一，即一国只能有一个红会，但是其活动遍及全国；普遍，即援助和照顾应当惠及所有伤病员，无论其国籍如何。

1875年：ICRC派出第一支行动队。这支被派往蒙特尼哥的行动队开启



Photo: ICRC archives

了ICRC协助流离失所者的活动，并协助成立了国家红会。

1876年：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奥斯曼帝国的救助组织采用红新月作为急救人员的标志，并设立了战地医院，还将渡船改造为医院船。

援助的冲动

自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早期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国际联合会(IFRC)和国家红会的代表们，在对他人施以援手的冲动的推动下，经常自发地与复杂、有时甚至是危险的环境做斗争。

如今，人道工作者具备了他们前辈在早年没有的优势：红十字和红新月标志现在已被广泛知晓并受到尊重，战争法至少已经在规则层面保护人道行动，人道代表在进入战地前均接受正规的职业培训，人道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与此同时，具备优秀人道信誉的本地雇员为一线行动提供本地信息和专业技术知识，这大大提升和扩大了人道行动的效率、安全和范围。

然而，与早年范·德·威尔得和菲尔耶等代表一样，今天的援助人员也仍然需要面对许多未知的危险和新的领域。ICRC在阿富汗北部库杜治办公室主任尼可拉斯·兰伯特(左图)在加入ICRC之前有着常年在冲突地区工作的经验。但这并不能使得他的工作更具预见性。

“武装团体行为的强度、持续性和组织性变化不定，与不断变化的同盟保持同步不容易”，兰伯特说道。“需要总是存在的，但安全局势却阻止了可能采取的行动。即便我们与一个武装反对团体有良好的接触，并获得开展行动的许可，但有很多这样的团体，通常一个团体的指挥官不能代表其他团体”。

“尽管我们只能有限地接触受害人，但ICRC的声望还是在不断地提升。我们应当乐观。”

萨义德·萨拉丁·萨达特
ICRC库杜治办公室
雇员



Photo: Nick Danziger

“我们应该乐观”

萨义德·萨拉丁·萨达特是库杜治办公室负责经济安全项目的本地雇员。他自1990年代起开始为ICRC工作，并有与诸多机构工作的经验。“本地雇员具备在本地环境中工作的技能，但即便承担了更大的职责，我们仍需要外籍代表为我们建立信誉”。

他说，武装团体的扩散，使得与本地伙伴的工作变得更加“间接”，如与阿富汗红新月或社区团体开展的水和卫生项目等。

尽管与受害人的人道接触近年来发生了变化，萨拉丁认为ICRC对其原则的一贯坚持使它保持了效率和信誉。“(阿富汗)近年来发生了许多变化，尤其是政治方面，但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政策没有变化。甚至是塔利班也接受了ICRC的中立、独立和公正。我认为，尽管我们只能有限地接触受害人，但ICRC的声望还是在不断地提升。我们应当乐观。”

对兰伯特来讲，离家工作的漫长岁月是值得的。“我的工作是有回报的，我总想旅行，探索新的国度，然后再回馈我探访过的社区。因此，我选择了这份工作，我对此饱含热情。尽管我远离家庭和女友，我在这里能带来真正的影响。”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880年代：国家红会开始扩大其在平时时期应对自然灾害的行动：日本红会在1888年邦达火山爆发后进行救助；美国红会针对森林大火、飓风和洪灾进行救助；法国红会在巴黎和马赛分别针对洪水和霍乱进行救助。

1901年：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亨利·杜南和弗雷德里克·帕西，以表彰与战争做斗争的两个不同方面的工作：通过人道行动限制战争苦难的努力，以及反对战争本身的斗争，即和平主义。

快进

如今，全球共有1.3亿志愿者。许多国家的红会都是重要的国际人道行动者。这些志愿者面临许多危险。2012年，至少有6名自愿者在冲突中被杀害。



Photo: Ibrahim Mallah/Syrian Arab Red Crescent

“他没有忘记”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创始人亨利·杜南在索尔费里诺战场上遇到了一名奄奄一息的士兵，他想给父母发一封信，就在那一刻，一个设想就诞生了。杜南在《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中写道：“年约20岁的年轻下士克洛迪于斯·马聚埃，表情温和，他身体左部中了一枪”。

杜南答应联系其父母。在回到日内瓦后，“他没有忘记那个死在他怀里的年轻人”，卡洛琳·穆尔黑德在《杜南的梦想》中写到。“他在里

昂阿尔吉尔大街3号找到了他的父母，向他们讲述了他们的独子的遭遇”。十年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将这一想法制度化，设立了巴塞爾寻人资料局，为受伤和生病的士兵提供寻人和其他援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ICRC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战俘局，来帮助因战争而失散的家人重建联系。1915年，ICRC的一名代表首次探视了战俘营。

将近100年后，移动电话和互联网技术给寻找家人的工作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如今，代



Photo: Nick Danziger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906年：旧金山地震证明了美国红十字会训练有素的人员在和平时期的价值。日本红会捐款152,000美元以帮助地震受灾人员。

“运动”成长
各国红会在和平时期继续加大备灾行动的规模。至1913年，英国红十字会已对57,000人进

行了急救培训。日本红会早期的支持者日本皇后，创立了昭宪皇后基金会以支持全球红会的工作。

1914年：一战爆发。这场所谓“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吞噬了欧洲和部分非洲。“运动”在许多新的战线上开展人道行动，应对第一次全

球性的冲突。大约1千万士兵和同样数量的平民在战争中丧生。

1914年8月：ICRC在日内瓦的拉特美术馆设立了国际战俘局。1,200余名志愿者致力于帮助因战争离散的人们(包括战俘、被拘禁的平民和被占领地区的平民)重建联系。



Photo: ICRC archives

表们和志愿者帮助人们用移动电话、卫星和网络寻找亲人，与此同时，ICRC重建家庭联系的网站(www.familylinks.icrc.org)可以帮助人们自发搜寻亲人。

然而，大部分红十字通信都写在纸上，由ICRC代表或红十字与红新月志愿者步行或骑车传递。来自阿富汗红新月会的志愿者萨迪恰(左，照片第10页)在和ICRC寻人官员默罕默德·阿里·哈基姆一起阅读信件，以确保其中不包含有损ICRC中立、独立和公正性的内容。大多数信件是用普什图语写的，还有一些则是用达里语、乌尔都语或英语写成。萨迪克注意到，“有些信件有漂亮的图画，它们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它们是用圆珠笔画的”。这些信件随后将由志愿者或者像阿卜杜勒·拉扎克这样的工作人员传递，他已在阿富汗冲突的前线工作多年，其中也包括20世纪90年代的喀布尔内战。“火箭弹可能随时落在任何地方，非常危险。我每天都要将死去或受伤的战士或平民从街道上抬走”。

如今，阿卜杜勒觉得传递红十字通信是他最钟爱的工作之一。“它常常令人激动，人们收到亲人的来信是如此高兴。有时，他们已经失踪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或兄弟怎么样了……这时，你捎来了一封信。”

但是，没有什么能取代见面。例如，在阿富汗，ICRC会组织被关押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在押人员的亲属乘巴士前往基地会见亲人，并且与其他美国军事场所建立了视频联系，如美国在古巴关塔那摩的海军基地。

ICRC为被剥夺自由者开展的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阿富汗塔卢坎的塔哈尔监狱条件十分艰苦、简陋，ICRC帮助监狱官员改善关押的基本条件，使其更为人道。该监狱



Photo: Nick Danziger

“在任何时候都须受人道之待遇”

战争是地狱。但正如摘自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的这句话所影射的，俘获者在给予被关押人员待遇方面可以保持人道做法。在阿富汗政府最近的实践中，ICRC应邀进行观察，并就与国际人道法相关的问题发表评论。这是ICRC在阿富汗冲突(以及其他许多冲突)中所开展的广泛工作中的一部分，即与冲突各方就被关押者的待遇、平民居民的保护、使用无法进行区分而造成平民伤亡的武器以及许多其他问题展开对话。

关押了527人，几乎是其容量的4倍。因此，一半的在押人员住在院子里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除了会见在押人员并传递信息之外，ICRC还协助当局改善了监狱的诊所、厕所，安装了水塔，并已开始搭建棚顶，棚顶将遮盖住一部分院子，从而使被关押者不受日晒雨淋。监狱负责人阿卜杜拉·莫特曼说，ICRC的援助改变了监狱的生活质量，而这是政府无法办到的。被关押人员默罕默德·哈基姆也认为，“清洁的饮用水和诊所对于我们的生活意义重大”。■

尼克·丹泽

尼克·丹泽是旅居摩纳哥的自由撰稿人和摄影师。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915年1月：一名ICRC的代表首次探视德国加尔德莱根战俘营。在一战中，共有超过1千万人被俘。

1915年：在战壕中使用了毒气。

战时动员

国家红会迅猛发展。在德国，共有25万人(男女

均有)在84列医院列车上和3000余所医院中护理伤员。约63,000名法籍人员在医院、流动手术队和厨房提供服务。1917年美国参战时，红会成员从30万猛增至2千万，国家红会招募了2万名护士为美国部队服务。

1917年：ICRC因其在大战中的工作荣获诺贝尔

和平奖，这是其三次获此殊荣中的第一次。

1918年2月：ICRC呼吁交战各方放弃使用化学武器。

1919年4月：ICRC首次在匈牙利探视被关押的平民。

妇女在战争的新角色：由于许多国家征召

了大量的年轻男子，这为妇女在红十字救援工作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机会。例如，这名救护车司机将伤员撤离前线。

1919年：玛格丽特·克拉梅尔成为ICRC第一位女性委员。保林·沙普罗尼埃-谢、苏珊·费里埃和泽奈德·德松奈兹是第一批女性代表。

快进

2011年，ICRC新招聘的代表中有大约46%为女性。



Photo: ICRC archives

沉默的杀手

“沉默”和“被遗忘”的灾难这种提法并不新鲜。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使用这些词了，当时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组织红十字会联盟（即现在的国际联合会，简称IFRC）开始对全球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开展应对行动。

如今，一旦发生重大灾害，世界各地的人们几乎立刻就能知道。有时候，受影响的人们利用Skype、YouTube、Facebook或Twitter让外界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是，地球上大多数人没有智能手机，也不能获得稳定可靠的互联网服务，所以，所谓的“CNN”效应依然适用：用震撼人心的画面持续报道的事件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而没有被报道的事件则会变成沉默的灾害。

但是，“沉默的灾害”是一个奇怪的名词。大风掀开屋顶和洪水冲走房屋对受影响的人而言可绝对不是沉默的。这里，沉默是指在捐助国里（特别是当其处于经济困难时），人们能听到什么或不能听到什么。

基于这一现实，一些捐助者和人道组织认为，应对灾害的下一步行动应当是在下一次风暴、地震或旱灾来袭之前采取措施和行动减少脆弱人群的数量。

在为《红十字红新月》杂志的网站(www.redcross.int.)撰写的一篇评论中，欧盟专员克里斯塔丽娜·格奥尔基耶沃娃和安德里斯·皮耶巴尔格斯这样写道：“这是思想和实践上的重大转变：从向受旱灾影响的人们分发援助物资以便他们能够坚持到下一次旱灾来临之前到向进行长期投资转变，如兴修灌溉系统，推广抗旱作物，帮助牧民管理他们的牲畜”。他们二人分别代表欧盟的人道援助和发展机构。

如今，在欧盟委员会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民事保护部(ECHO)的资助下，IFRC与11个欧盟国家的国家红会在36个国家与其国家红会一道合作开展55个备灾项目。2月，它们还联合发起一次倡导活动以提高公众对沉默的灾害的认识(www.ifrc.org/silentdisasters)。

出现这一转变是很自然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许多捐助国和人道工作者开始对灾害在脆弱地区周期性的重复发生感到沮丧。很多人认识到，自然灾害的发生不仅与气候有关，而且与人类发展模式也同样相关。1984年一篇题为《自然灾害：天灾还是人祸》的文章总结道：“对救援行动提出批评的人认为，救援行动的主要目标只是让受害者重新回到现状”。

“而恰恰是现状使得这些人容易受灾并且容易被灾害影响。”

有人担心，如果救援组织与政府或发展议程联系过于紧密或过于一致，那么它的人道使命就可能会被弱化。还有人认为，由于世界各地对灾害的处理各不相同，所以备灾应当成为地方社区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时，各国对同一场自然灾害的处理各不相同。以11月席卷美国东海岸并造成大范围破坏和131人死亡的飓风“桑迪”为例。飓风来袭时，总统大选已经进入尾声。由于在此次

飓风“桑迪”袭击加勒比地区
6.76%

萨尔瓦多爆发登革热
0.05%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918年11月：宣布停战，战争结束。欧洲大部分地区依然被笼罩在饥饿和疾病(如伤寒、流感)的阴影之中。随着参战各国在凡尔赛参加和谈并解散军队，许多人提出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救援组织？是解散它们还是加强它们让它们帮助治愈战争造成的创伤？美国红十字会

战时委员会主席亨利·戴维森倡议成立一个盟国国家红会的联盟，但ICRC主席古斯塔夫·阿多尔表示反对，因为根据普遍和中立原则，战败国的国家红会也应可以加入联盟。

1919年5月：协约国国家红会的领导者在巴黎雷吉纳酒店开会并签

署了红十字会联盟(简称联盟)章程——联盟后来发展成为国际联合会(IFRC)。由于成立联盟的努力，国家红会得以被列入1920年生效的国际联盟盟约。几年后，联盟开始接纳战败国的国家红会加入联盟。

1921年2月：根据美国红十字会的报告，在美

国每年大约有2万名儿童死于道路交通事故。

快进

1999年，IFRC的《世界灾害报告》将每年导致120万人丧生的道路交通事故界定为一个主要人道危机。11年后，IFRC及其开展的全球道路安全伙伴项目在联合国2011-2020年道路安

全十年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

1921年：莱比锡战争罪审判，德国最高法院正在审判一战期间犯下的战争罪。此次审判的范围有限，却开启了国际战争罪审判的先河。

Photo: ICRC archives

对飓风‘桑迪’在美国造成的影响的媒体报道相当于对其它12场沉默的灾害的报道总和的9倍之多。

在2012年底和2013年初媒体对全球13场灾害的全部报道中所占比重：

来源：IFRC和ECHO委托位于蒙特利尔的‘影响交流’进行的一项研究。此研究是沉默的自然灾害倡导行动的一个部分。



选举中气候变化突然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所以媒体特别关注飓风对美国造成的影响。但是关于此次飓风对巴哈马、古巴、多米尼加、海地和牙买加等国造成影响的报道却非常少，尽管飓风给它们造成的损失也同样惨重(大约137人丧生或失踪，大量农作物和房屋被毁)。古巴红十字会秘书长路易斯·富亚·赛巴洛说道：“我们知道我们的预警系统非常好，它使得我们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不习惯承受如此惨重的伤亡”。

同样，在菲律宾，超级台风‘波哈’导致1,000多人丧生，毁坏曼多赖岛上216,000幢房屋。IFRC、菲律宾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向数千人提供了救援。截止2月，IFRC的1,700万资金呼吁中只有30%得到落实。这意味着它只能向5,000个受灾家庭提供修缮房屋的材料，尽管它的目标是帮助15,000个受灾家庭。IFRC菲律宾行动部主任内恰夫·姆甘迪说：“这是强度最大的5级风暴。如果这场自然灾害不能引起捐助者的注意，那么幸存者的前途渺茫”。■

快进

1992年，灾害疾病研究中心共记录了221场自然灾害。这些灾害导致14,811人丧生，影响7,800万人，造成将近7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011年，该中心共记录了336场自然灾害。这些灾害估计导致31,105人丧生，影响2.09亿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创纪录的3,660亿美元。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922年8月：中国遭到台风袭击，大约6万人死亡。

1923年9月：日本关东大地震，东京和横滨两座城市被摧毁，9.9万至14.3万人丧生。

1929年10月：美国股灾，导致多国金融机构崩溃，全球经济进入长

期萧条。由于美国撤回了所有海外援助，很多红十字海外救助行动遭受重挫。

1931年：中国黄河泛滥，导致10.4万平方公里(合4万平方英里)土地被淹，100万余人死亡。



Photo: ICRC archives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运动开始动员起来以满足冲突规模的需要。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开始于成千上万的难民在德国入侵波兰和俄国入侵芬兰后逃离家园的时候。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被轴心国占领，如何向被占领地区的人们提供援助成为了巨大的挑战。

在其位于中立国瑞士的秘书处的协调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联合会通过复杂的谈判，将稀缺供应从瑞士或其他港口运到极度需要援助的人们的手中。1940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联合会组成共同援助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41年至1946年期间分发了1.6亿多吨的物资。在其于一战期间开展寻人工作的基础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建立了中央战俘局，该部门分发了大约3千6百万件包裹，并在战俘和他们的家属之间传递了1.3亿封信件。

尽管成千上万的运动工作人员表现出了英雄和勇敢，二战是人道行动的黑暗期。纳粹当局不允许、限制、或者只允许人道工作人员极度有限的探访战俘营、犹太人聚集区或集中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讨论了是否根据其代表在上述营地的见闻发布一份公开谴责声明。但是德国当局的态度是如果这样做，他们将面

走向崩溃的边缘

❖二战引发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最大规模的动员。瑞士的中立性在大量救济物资的运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大量的救济物资储藏在日内瓦。然而，瑞士的中立性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没有于1947年谴责德国在诸如奥斯维辛集中营(下图)中的恶行的原因之一。

临失去挽救生命的风险。与此同时，德国红会已经完全为纳粹所控制。运动的中立性受到了极大的考验，而且运动本身也未经受住这场考验。对此，德国红会已经收集了其在战时行动的大量资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向历史学家开放了其战时工作记录。1997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做了正式的道歉。委员会杰出的历史学家弗兰索瓦·比尼翁总结道，“记录反映了该组织没有代表被占地区的平民及被遣送至死亡集中营的人们主张它采取人道行动的权利，是该组织的一大败笔。”

“作为人道组织，它未能坚决反对纳粹对人们的迫害，该情形只是部分地在它的一些勇敢的代表的行动下得到了缓解，这些代表帮



Photo: Karen Margrethe Sommer/CRC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936年西班牙内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在国民军和共和军要塞设立了办公室。在冲突的大部分时间里，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区别被忽略了，平民成为了报复和轰炸的首当其冲的受害人。对古美卡城市的空袭标志一个新的轰炸时代的到来，该行动开创了二战

中针对城市进行不分皂白轰炸的先河。

❖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场真正的全球性冲突将人道援助带入了新的领域，并使上百万人获得了援助，也对人道原则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并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

亡：纳粹德国犯下的种族灭绝、欧洲和太平洋地区发生的对战俘虐待行为、大规模的空袭、原子弹的首次使用。截至1945年，共有约5千万人死于战争。



Photo: ICRC archives

救灾行动仍在继续：

尽管欧洲和太平洋地区处于战火中，对自然灾害中难民的救援行动仍在继续，这包括智利和土耳其发生的地震。

1943年：德军驻扎在离日内瓦很近的法国山区，瑞士仍保持着其脆弱的中立。



Photo: ICRC archives

来自地狱的报告

“尽管他们也在室外工作，但他们都脸色苍白……在集中营中的男女都穿着蓝灰条纹相间的帆布囚服。他们的右臂印有号码。他们头发都被剃了，这使得他们从远处看来惊人相像。近看起来，他们或者光头，或者带着帽檐向前的贝雷帽，他们都很警觉。不用动头，他们用好奇的眼神打量我们。”

——摘自二战期间探访集中营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的报告。在一份令人胆寒的报告中，他描述道，他听说浴室被用作了毒气室。但他报告说，该事实无法被证实。

助了那些面临处决的人。”他写道，并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历史文件给人以“该组织在当时无能为力”的印象。“即便是支持发动公开呼吁的立场最为明确的委员会成员也承认，公开呼吁也将于事无补，委员会无法阻止事态向崩溃的边缘发展”。

在第一次全球冲突的废墟上，出现了一丝希望：《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起草了该公约，该公约是第一个在冲突中保护平民的公约。根据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77年两个《附加议定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冲突中多次呼吁保护平民。如今，根据公约保护平民的规定，运动在关于缔结禁止使用核武器条约的全球努力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德国红会在二战后重新建立为独立的机构，今年也是它成立150周年的纪念日。■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 **1945年8月：**原子弹被投向广岛和长崎。日本红十字会的医生和护士做出反应，第一名来到广岛的ICRC代表弗里茨·比尔芬格写道：“情况令人震惊……城市尽毁。”已经在执行一项救济任务的ICRC代表马塞尔·朱诺医生成为第一批在原子弹在广岛爆炸

Photo: ICRC archives



后赴广岛开展援助任务的外国人中的一员。

1945年11月：在纽伦堡开始了对纳粹领导人的审判。随后，在欧洲和东亚也开始了相似的审判。这些审判开启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和1990年代特别战争罪法庭的历程。

1946年：红十字会联盟的理事会(国际联合会的前身)确认了四项基本原则。

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促成了四个《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诞生，其中的《日内瓦第四公约》首次明确规定给予国际武装冲突中的平民特别保护。

一次深入人道之旅

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撼：一只巨大的脚仿佛是从黑暗的天空中落下，踩在投射在地上的受自然灾害和冲突影响的人像上。展厅四周悬挂的展板讲述着古往今来人们在战争中反抗压迫、帮助贫苦人群、实施光荣行为的人道努力：从巴比伦的《汉莫拉比法典》（约公元前1750年）到1949年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1977年《附加议定书》。

这个醒目的巨大影像是重新开放的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里众多唤起人们回忆的展览之一。这个博物馆的展览反映出人性的许多方面——特别是那些相互矛盾的方面。

譬如，这只巨大的脚可以象征很多东西：压迫的威力，抑或不朽的人道力量的威力。戈兰格·卡尔迪亚说道：“这只巨大的脚可以代表一个人在压迫其他人，也可以代表一个脆弱的人光着脚狂奔逃命。”他是负责设计博物馆里三处新展区的三名设计师中的一位。

这次展览被命名为“一次人道之旅”。新展览试图帮助参观者了解当代人道行动——这些行动不仅给人们带来希望、让人们了解灾后的复原，而且还让人们感受到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行动也会产生影响。事实上，参观者在博物馆里感受到的绝对是一种互动的体验。参观者可以亲身参与到某个展览中去。例如他们可以参加模拟自然灾害应对工作中的复杂性的互动

游戏：在不同情境之下，做出抉择采取行动，然后了解到可能产生的结果。

在博物馆里，参观者还可以与受冲突和自然灾害影响的人们“面对面”接触。在“目击者”展厅中，受冲突、自然灾害或人道干预影响的人们通过真人大小的投影影像讲述他们的故事。

其中一位是名叫伊曼纽尔·贾尔的苏丹人，他曾经当过儿童兵。他讲述了自己最初如何想给遭受暴力袭击的家人报仇。后来，一个人道工作者送他去学校上学，于是他找回了一些自己已经忘却了的人道。他告诉参观者：“我开始唱说唱歌曲，而且逐渐对唱歌认真起来。最后，天空看起来不那么黑暗了，我能找回一点自己的童年了。”

在这里，参观者还会遇到一位战争罪的检控官、一位在喀布尔负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矫形康复中心运作的地雷受害者、一位辛辛苦苦养家糊口的经济移民、一位被关在位于古巴关塔那摩的美国海军基地里长达六年的记者、一位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成为孤儿的年轻妇女，等等。

人道展览

2006年，人们开始对这座博物馆进行彻底反思。馆长罗格·马尤、他的同事们、红十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950年4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发表了一份敦促各国禁止将核能用于战争目的的声明：“保护人类免遭大规模杀伤与红十字的原则是紧密相连的，即：不参加战斗者或‘失去战斗能力’者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



Photo: ICRC archives

1950年—1953年，朝鲜战争：这是冷战时期的第一次重大冲突，预示着超级大国之间核僵持时代的到来。

1954年，阿尔及利亚战争：在这场反抗殖民统治的战争中，ICRC与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接触，同时国际联合会(IFRC)在1956年

和1957年为逃到邻国的10万名阿尔及利亚难民发起了两次援助呼吁。

1955年：1949年四个《日内瓦公约》主要起草人及ICRC有关工作的负责人让·皮克泰界定和分析了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价值和原则。他的评论对今天如何遵循基本原则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Photo: Alain Germond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Photo: ICRC archives

快进

1949年四个《日内瓦公约》主要起草人的幽默隽语：

“以前有人说我起草的公约太长。我说，好吧，这个公约我只写两条。第一条：发生战争时，所有男人要像天使一样行事。第二条：本公约只有一条。”

让-皮克泰，《日内瓦公约》主要起草人，摘自1999年出版的一份《卫报》。

1955年，越南战争：

这场战争最初是越南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后来演变成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对抗。20世纪60年代，战争升级；1973年随着美国撤军、和平条约的签署，战争结束。越南战争是冷战期间持续时间最长和伤亡最惨重的冲突。

1956年：苏联镇压匈牙利起义。随着匈牙利难民逃往奥地利和南斯拉夫，红十字会联盟(即今天的IFRC)做出应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组织建成44个难民营，收容5万名难民。同时，中东地区的国家红会在阿以战争中开展救援活动。二战后，在摆脱殖民统治的战争期间，诞

生了许多新的国家红十字会，红十字会联盟(即今天的IFRC)的成员增加到100个。

考考你

请登录www.redcross.int，参加红十字与新月运动历史问答。



博物馆的一些新展品能让参观者切身体验人道行动。在这里，参观者可以参加游戏，模拟在复杂的自然灾害中如何制定决策。

Photo: Alain Germond

字与红新月运动各组成部分的工作人员同博物馆界的专家学者们一起集思广益、讨论展览的主题。最终，他们决定从三大洲(非洲、南美洲和亚洲)选出三名设计师负责设计博物馆的三大主题展区：“捍卫人类尊严”、“重建家庭联系”和“降低自然风险”。同时，博物馆还挑选了一家居于领先地位的瑞士建筑公司——油彩工作室——负责协调几处重要公共展区。

博物馆的建筑设计本身就很吸引人。尽管一些原有的要素被保留下来(经常去博物馆参观的人们会发现许多他们所熟悉的设计和喜爱的元素)，但是现在，这座由设计师皮埃尔·策里在20世纪80年代设计的宏伟的混凝土建筑物被赋予了全新的、鲜活的生命力。沿着呈曲线形的墙壁竖起一条条狭窄的木板，这道木

墙构成了一道‘有生命力的物质’，蜿蜒穿过走廊和展厅。

同时，每个主题展区又都能给参观者带来截然不同的感受。日本设计师希盖尔·邦曾使用回收的硬纸筒设计各种建筑物，如桥梁和临时避难所。这次，他被选中设计“降低自然风险”主题展区。

“我们用回收的硬纸筒在非洲难民营和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搭建过临时住所、学校和教堂”，他说道。“在博物馆里摆放纸筒时，我们让它呈现有机的或自然的曲线或波浪形状，让参观者联想到森林或湿地——它会给参观者一种自然的灵活、力量和复原的感觉。”

“我们还将纸筒做成墙壁和天花板，营造出一个温暖的有机空间”，邦说道。“我们希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962年，也门冲突：北也门王朝被推翻后，武装冲突爆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做出反应，其代表提供了医疗援助、探访双方的战俘，并扮演中立调停人的角色。



Photo: ICRC archiv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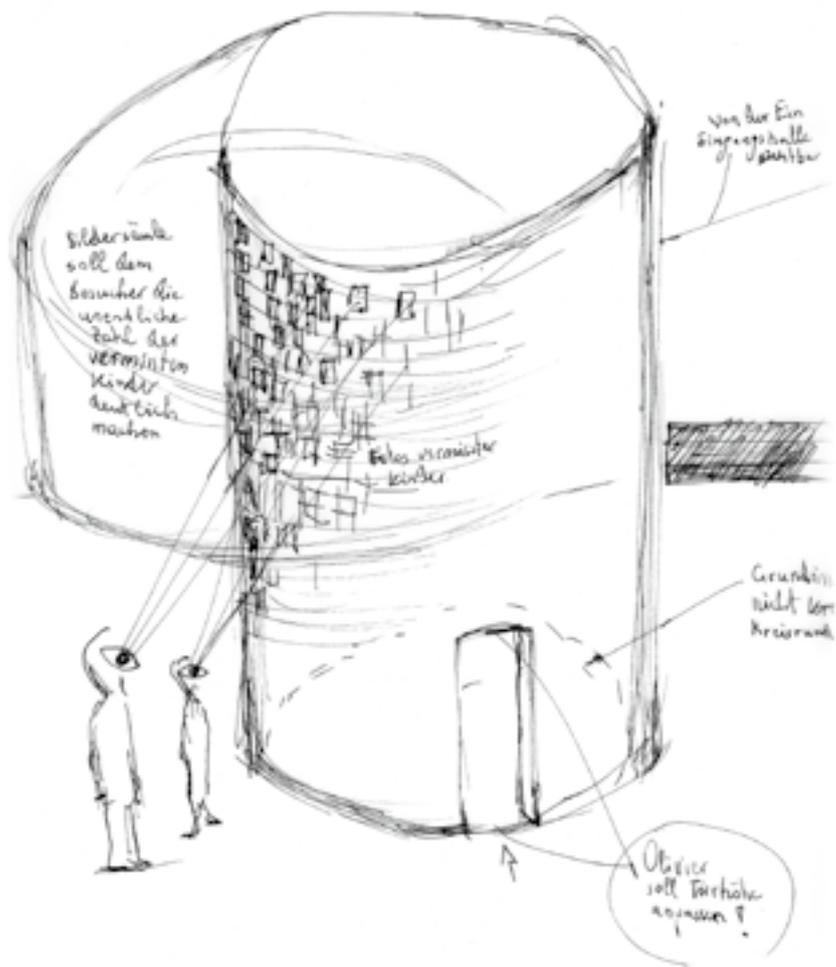
1963年：运动庆祝成立100周年。在运动百年之际，国际联合会(IFRC)和ICRC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1965年：在第20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上一致通过了运动的7大基本原则，它们被沿用至今。

1967年：由于阿以之间的六日战争，ICRC在中东地区的第一个永久性代表处成立，并开始在人质谈判中发挥中立的调停人作用。

1968年：ICRC在也门的萨那市建立了第一个假肢设施。该设施后来增加至五个，并交付给也门当局。

1968年，比夫拉战争：比夫拉战争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随着冲突成为人道救援提供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运动开始了行动。主要由于在比夫拉的经验，一些ICRC工作人员后来离开了ICRC并创立了无国界医生组织。



设计师迪拜多·弗朗西斯·凯雷勾画的这幅草图说明了他的设计构思：用混凝土和大麻纤维建造一个象征着中部非洲常见的传统小屋的塔状物，并在外墙上贴满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成为孤儿的儿童们的照片。

Illustration: © Diebèdo Francis Kéré

凯雷还利用一个塔状支架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红十字通信。

Photo: Alain Germond



望此举可以帮助消除那种认为纸是一种脆弱材料的偏见。”

在‘重建家庭联系’展区，来自布基纳法索的设计师迪拜多·弗朗西斯·凯雷利用钢筋和混凝土创造出一个自然形状。这个形状能够让参观者联想到当处于导致骨肉分离的境地之时人们对自己的根的那种难舍难分的感情。他说道：“在整个展览中，我们突出强调了家庭、根和自然因素之间所固有的内在联系。”展示红十字通信的树形结构就是一个例子：从混凝土结构的主干上伸出树枝形的金属管，金属管末端是画框，画框里面镶嵌的是手写字条或用圆珠笔绘制的图画。

其他展区则利用数字时代的色彩让参观者体会到有机的感觉并身临其境。博物馆与洛桑联邦理工大学和洛桑州立艺术学院联合制作的‘尊严的色彩’把一堵墙变成了一个互动触摸屏，展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行动(在这里是简单地用手去触摸)如何能够产生巨大的反应。“尊严的色彩”的设计师卡尔迪亚认为它“使人们反思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如何行事以及如何帮助别人”。■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比夫拉战争“通常被认为是人道主义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起点”，在纪念人道行动150年的《红十字国际评论》特刊中一篇文章中，玛丽路易斯·德格朗德这样写道。后殖民内战对ICRC提出了一系列挑战——该组织还正在进行二战之后的组织重建，没有做好准备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复杂行动，她写道。物流、受过良好训练的代表人数不足问题、与其他组织、政府、武装组织的沟通问题等带来很多经验教训并导致改革。



Photo: ICRC archives

一个结果是越来越专业化，并且向更好地协调人道援助提供加大投入。“现代的ICRC准确说应该是在非洲比夫拉的废墟上诞生的”，在《处于敌对战线之间》中，1972-2003年任ICRC代表的让·马克·博纳特这样说道。“在那里，新的ICRC接受了洗礼进入了人道新纪元——它开展了大规模行动拯救了数万尼日利亚内战的受害者。



“我什么都能做”

对于在战争中受伤或失去丈夫的妇女，身体上的创伤只是战争给她们全家生存带来的一连串影响中的一个。由于一场自杀式炸弹袭击，瓦希达(图中

居右的黑衣妇女)不仅部分失明，还失去了手臂和丈夫。失去家里的顶梁柱意味着她不能养活一家人。“尽管不够，但是我还是能用它解决很多困难。”当谈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975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首次在拉丁美洲开展行动，当时很多拉美国家还处于独裁专制之中，而且冲突不断。在随后的十年里，ICRC与有关的国家红会一道向偏远地区的社区提供医疗服务，与阿根廷当局就2千余人‘消失’事件进行交涉，探访关押在玻利维亚和智利的上



Photo: ICRC

千名政治犯，并在政府军和武装团体间发挥更重要的中立调停人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国家红会(有些是在运动诞生后几十年内成立的，例如秘鲁红十字会成立于1879年，阿根廷红十字会成立于1881年)得到锻炼，在援助受灾和冲突影响的社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趋势

根据描述国际联合会(IFRC)历史的《冲突之外》一书，在国家红会之间的内部讨论中，人们开始质疑人道救助模式——他们将其视为一种过时的、基于欧洲的慈善之爱而非与受影响人群之间的合作的模式。

频繁灾害

《冲突之外》中写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灾害频发的十年，联盟[即今天的IFRC]在此期间发出200多次资金呼吁，超过了它在1945-1969年间发出的资金呼吁的总和。1970年，它发出了16份国际资金呼吁。”

(ICRC)假肢康复中心发给她的现金和衣物时，她这样说道。“没有这3,000阿富汗尼(约合60美元)，我的孩子们不能去上学，我们没的吃，也没钱买衣服。”

对年轻妇女和女孩来说，在战争中受伤会改变一切，如教育、婚姻、工作或给家里帮忙的能力。“我17岁时真的很绝望”，法尔扎纳说道。在3岁时，她失去了一条腿。“我就呆在家里。”在得知ICRC提供缝纫培训后，她去报了名。后来她还成功申请到ICRC提供的一笔15,000阿富汗尼(合300美元)的小额贷款。“我花了10,000阿富汗尼买了台缝纫机，还买了一张桌子和布料。18个月后就还清了贷款，然后又申请了第二笔贷款”。如今，法尔扎纳开始向其他妇女传授缝纫技术。她现在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裁缝店。“我不用付房租！我能帮着养活全家。”

康复是一个漫长、痛苦而艰辛的过程。卡里玛和拉希玛是ICRC假肢康复中心的理疗师，她们的服务对象是妇女。她们帮助很多妇女迈出重新开始正常生活的关键一步。卡里玛跟这些妇女有共鸣，这是有特殊原因的：当她12岁时，四颗子弹穿过了她的膝盖，她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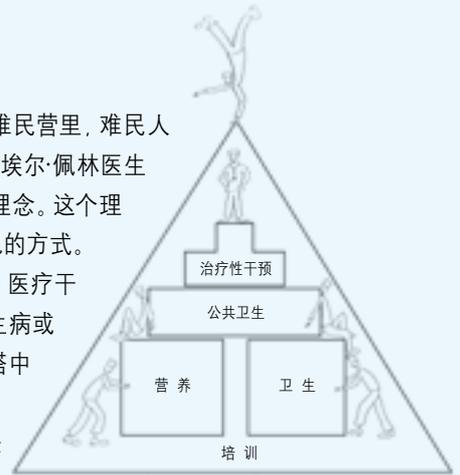


Photo: Nick Danziger

健康金字塔

1979年，在泰缅边境线上的难民营里，难民人数超过了1百万人。正是在这里，皮埃尔·佩林医生提出了被他称为“健康金字塔”的理念。这个理念帮助ICRC调整了它应对紧急情况的方式。

在金字塔的顶端是“治疗性”医疗干预，这些干预往往是在人们已经生病或受伤后在战地医院进行的。金字塔中部是公共卫生措施，如接种疫苗、分发药物等。金字塔底部则是两块至关重要的基石：营养和卫生。



佩林是健康金字塔的坚定支持者。他经常在任务报告里加入充满幽默的插图和详细的手绘图表。佩林曾经写到，难民营的卫生状况变化多端，单凭治疗性措施根本无法挽救生命。当时他撰写了许多报告。在其中一份报告里，佩林这样写道：“只照顾病人而不同时改善难民营里的卫生条件是没用的”。

健康金字塔代表了人们对紧急救助的看法发生的一些转变。由于这种转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紧急救助中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即公共卫生。而且，这个转变也为ICRC的一个新部门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这个部门就是在30年前的6月里成立的ICRC水与居住环境部门，它现在已经成为ICRC行动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泰缅边境工作的供水工程师们（尤其是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红十字会的工程师们）给当时的ICRC医疗行动负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第一次雇了一个卫生工程师和一个营养专家，让他们参加后来的医疗行动。详情请参见www.redcross.int。

不立即接受截肢手术，后来安装了假肢。

但是康复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复原和经济上的自食其力。它是帮助人们获得重新开始生活的力量——即使是受到限制的生活。“当我在假肢康复中心看到那么多残疾人都过着正常生活时，我非常震惊”，19岁的妮卢法尔(前页图片，居左)说道。由于枪伤，她下肢瘫痪。她回忆道：“在那以前，我都很绝望。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妮卢法尔了。我什么都能做。我坚强了，而且有了力量。”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 **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战争持续到1990年。此次战争造成巨大的人道影响和经济损失。大约20万人丧生，1百万人受伤。



Photo: Marko Kokic/ICRC

快进

2012年，黎巴嫩红十字会、ICRC和英国红十字会的一份联合报告中总结道：尽管黎巴嫩社会

仍然处于分裂之中，但是黎巴嫩红十字会已经逐渐树立起一个公正和中立组织的形象。“在历史上，人们是否接受

某个人或组织取决于很多不同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都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但有时人们也可能会受到某个志愿者形象的影响。”报告中这样写道：“然而，在多年的工作中，志愿者们不断地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严格遵循运动的基本原则的，他们对黎巴嫩红十字会建立起中立

和公正的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7年：缔约国政府批准了四个《日内瓦公约》的第一和第二《附加议定书》。《附加议定书》中包括保护平民免受不加区分攻击的条款，并将国际人道法的保护延伸至非国际性的国内冲突。

1979年：ICRC成立了身体康复项目。此项目旨在帮助在战争中受伤的人们康复。1983年，‘残疾人专项基金’的工作范围扩大至冲突后和非冲突地区。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

“有了水，就有了一切”



Photo: Nick Danziger

阿卜杜勒·哈米德(左图)爬上摇摇晃晃的竹梯，站在最高一阶上，保持住身体平衡，然后探出身去抓住了电线。这些输电线向赛西达拉克输送电力，而且也为抽水泵输送电力。

哈米德是社区发展委员会主任。他还捐出一块地，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在上面打出五眼机井中的最后一眼。这些机井向位于昆都士市郊区的这个社区供水。昆都士位于阿富汗的最北端，人口大约25万。

这项工作极为重要，因为向昆都士供水的水井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在赛西达拉克。但这项工作又非常危险。这里是城市的边缘，过了最边上的土坯房就是田地了(那里是有名的“不好的地”)。在往远去，情况就太危险了，人道工作者不能贸然前往。

多年的战乱使得抽水时必须使用的四部发电机被闲置。最后，这个社区找到了ICRC，后者同意修理这些发电机，并制定保护措施。新打的机井和输电线(连同12公里长的新输水管线)将会使约1.1万人受益。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980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这场冲突后来发展成为20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常规战争，被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在这场战争中，采取了壕沟战和白刃战，还利用人海战术扫雷，并使用了芥子气和化学武器。至少有50万战斗员死亡。

1985年5月：一场特大飓风袭击了孟加拉湾，近100万人失去家园。接着，墨西哥城发生了大地震，600多人丧生。11月，哥伦比亚的鲁伊斯火山喷发，2.3万人被埋在泥浆和碎片下，昔日肥沃的山谷变成了月球地貌。



Photo: Catherine Peduzzi/ICRC

1984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篇关于埃塞俄比亚饥荒的报道震惊了世界。报道中配有多张奄奄一息的饥民(包括许多儿童)的照片。这篇报道将此次饥荒称为一场“大灾难”。它引发了媒体对此事的关注以及一次空前的对非洲饥荒的全球人道行动(包括摇滚歌星鲍勃·吉尔多夫组织的赈灾义演在内)。随着行动规模迅速扩大，代表处的数量急剧增加，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盟(简称联盟，它是国际联合会(IFRC)的前身)的援助金额增加了一倍。尽管存在很多物流问题，而且协调如此大规模行动的能力也不足，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联盟及有关国家红会通过开展大规模的食物分发、卫生服务和供水以及其他行动挽救了很多

备用零件和专业技术

在阿富汗许多地方都采取人工抽水。但当水泵坏了的时候，当地社区可能缺少备用的零件，而且有技术和工具的维修人员又因为那里太危险而不敢前去修理。因此，ICRC在其驻昆都士的办事处组织培训当地的工程师，并帮助他们找到备用零件。

“我们街上拐角处那个水泵用了20年了，但它坏了20次了。”阿卜杜勒·哈基姆说道——他既是卡车司机，也是修理工，还兼任昆都士扎克爾水务委员会委员，“用得也太狠了，坏了一点都不出奇。”

如今，一位ICRC培训的当地工程师利用ICRC提供的备用零件把扎克爾的水泵给修好了。采用这种方法，在总共430次预定的手摇泵维修中，已经完成了将近三分之一。在不能抵达的地区，人道工作者有时必须通过当地合作伙伴的“间接”或“远程”帮助来完成工作，这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生存必需品

因为水是生存必需品，所以国际人道法对水的获取给予了特别保护。但是，当战争导致供水系统被破坏，或使得供水系统的建设和修理造价昂贵或充满危险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德巴拉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村子地处一座岩石山脉的半山腰，超过两公里长的输水管把清洁的水从一处泉眼输送到一个用水泥和石头砌成的水箱里。一个下午，兴高采烈的男女老少聚在水箱附近，他们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水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健康。”其中一个人说道，“有了(清

水——人所皆需

不仅仅国际人道法保护人们有权获取水。根据联合国2010年通过的一项决议，获取水与卫生设施还是一项基本人权。然而，约有10亿人不能获得安全用水，逾30亿人——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一半——缺乏合适的卫生设施。

当暴雨、洪水或地震破坏供水和卫生系统时，情况就会雪上加霜。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国际联合会(IFRC)就开始派遣应急小组。应急小组由专业人员组成并配有满足不同层次需求(从农村地区1.5万人的需求规模到城市地区5万人的需求规模)所必须的专业设备。IFRC和各国红十字会还与全球合作伙伴、国家当局及地方当局合作，改善灾害发生前社区内弱势群体对安全用水和卫生设施的获取。

尽管正在取得进展，但仍然存在很大差距。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展的一个联合监测项目报告称：在千年发展目标中，提高人们对改善的水源的获取这一目标可能会在2015年之前实现。但是，把缺乏基本卫生设施的人数减少一半的目标却将难以实现，这主要是因为与卫生设施项目相比，有关方面更热衷于把资金投入供水项目。“政府、捐助者和人道组织都必须确保卫生设施项目至少要像供水项目一样有足够的资金。”IFRC秘书长贝克莱·盖莱陶说道，“我们必须保持好平衡。”



洁的)水，就有了一切。”一项快速调查显示，每个孩子都曾出现严重的腹痛和腹泻。

现在，正在挖沟铺水管，把水直接送到下面的村子里。“那里没有诊所，没有医生，没有(药房)。”负责该项目的ICRC工程师巴舍尔说道，“因此，要保护天然水源，而不是让人们直接从开放的水渠取水，这样很快就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标准和质量。” ■

对于紧急事件中的流离失所者来说——例如生活在缅甸这个难民营中的难民们，清洁水对他们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工作者和志愿者们搭建安全的厕所，挖水井，安装配水系统，每天向该营地的居民供水8千多升。

Photo: Andreas von Weissenberg/IFRC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人的生命。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送来各种援助，媒体报道也铺天盖地，此后，人们认真回顾了整个人道应对工作，结果发现很多援助(通过埃塞俄比亚政府提供的)并没有被送到叛乱地区的饥民手中。而且，有人认为援助实际上是帮助了政府，从而导致战争被延长。1986年，一项独立调查发现，联盟的表现优于大多数组织，“要不是红十字与红新月的干预，许多人活不到今天”。但调查总结道：20世纪80年代初期，联盟已经对救灾工作应接不暇了，它开展的工作太多已经超出其能力范畴，它需要着重提高开展多个大规模救援行动的能力。

1986年4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释放的放射性粒子污染了前苏联和欧洲西部的大部分地区。

1986年10月：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投票决定驱逐南非政府代表团(但并不驱逐南非红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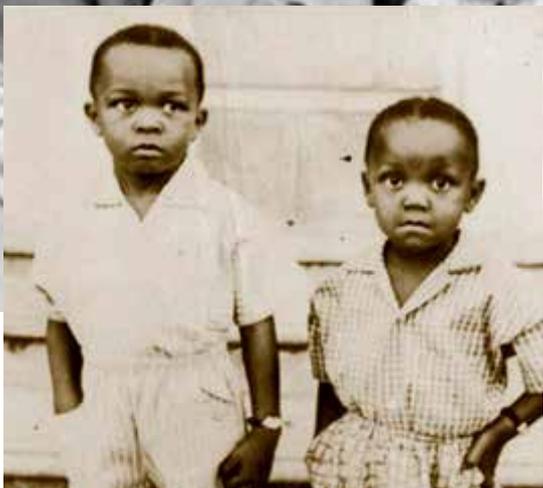
会代表团)，以示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抗议。有些人反对这个决定，认为它削弱了普遍原则和中立原则，但有些人则为此而欢呼。

1988年5月：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

1988年10月：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在日内瓦开馆。

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西方许多人都乐观地认为冷战的结束将会带来“和平红利”。

从恐惧到希望



奥凯·恩迪比(右)曾是比夫拉战争中的一名儿童难民，如今他已经是一名小说家和撰写非洲题材作品的作家。在《红十字红新月》杂志正在进行的七项基本原则系列报道中，他阐述了自己对人道的看法。

Photo: Okey Ndibe

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尼日利亚内战开始时，我是一个早熟的7岁孩子。和父亲一样，我沉醉于收听电台里的新闻节目。每天早晨，父亲刮胡子时就会把他的晶体管收音机调到比夫拉电台。我本来应该做一些家务活儿的，像洗盘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欧洲战争

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导致了新的冲突。欧洲大陆经历了45年的和平之后，战争在巴尔干地区爆发。红十字运动的工作重点是帮助许多前东欧集团国家中受战争和经济崩溃影响的人们。

Photo: Reuters/Chris Helgren, courtesy www.walermc.org



1991年，第二次海湾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联合

国授权以美国为首的、由34个国家组成的多国联盟同伊拉克开战。

1991年：军政府倒台后，索马里爆发内战。随着武装组织争夺控制权，平民背井离乡，饥饿遍野。1992年，联合国领导一支联合维和部队执行恢复秩序和提供人道救助的任务。这是国际军事干预与人道工作第一次被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

1991年11月：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诞生。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开会，决定更名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

1993年：联合国成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巴尔干冲突期间发生的战争罪。



Photo: H.D. Finck/CRC

子、照看爱哭的弟弟、扫扫地，但我却总是呆在父亲和他的收音机旁。

比夫拉电台播放的新闻大多是狂热的宣传，所使用的语言也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它经常报道“英勇的比夫拉战士”是如何“消灭”或“铲除”敌军的。

令父亲和我难过的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家比夫拉电台。除它之外，我们还能收到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的节目，有时还能听到尼日利亚广播电台的节目。这些电台很少报道比夫拉士兵的英雄事迹(如果有的话)，倒是不断报道“联邦军队”击退“叛军”的新闻。

战争使得人们无法了解事实真相，也找不到作为人的感觉。战争最残酷之处并不在于它所造成的伤亡人数。比这更加严重的是，在战争中，人会怀疑自己是否还是个人。我的直觉告诉我，我的父母和许多其他比夫拉人都认为在“敌人”眼里自己已经不再是个人了。

同样，被围困的比夫拉人也开始认为他们的“敌人”也不属于人类。那些从低空快速掠过的飞机上向我们投下巨大的炸弹(或者阻止我们获得食物和药物)的人不可能属于人类。

1994年，在短短几个月内，80万卢旺达人被杀死(这是当代最严重的种族屠杀之一)，这使世界上许多人为之震惊。同在尼日利亚一样，卢旺达媒体也对这场悲剧推波助澜，并使之升级。

后来，国际法庭对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电视台(Radio Télévision Libre des Milles Collines)的两名所有人和其他煽动仇恨和暴力的媒体所有人进行了审判和定罪。这是对媒体丑化“另

一方”(无论是基于种族、宗教还是其他因素)的能力的裁决。这种丑化行为必须受到质疑，因为它常常会煽动、加剧或助长针对既定受害者的暴力。

卢旺达持续长达三个月的屠杀狂潮还有另外一个邪恶的潜在原因：回忆可以成为最深的伤口。在杀人时，一些屠杀者常常将一家人除一人外全部杀死。然后他们会告诉这个逃过一劫的人自己是故意留下他/她的性命，目的是为了让他/她承受这段惨痛记忆带来的痛苦。

几年前，我看了一部讲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漫长危机中妇女们所经历的苦难的电视记录片。一个又一个目击者讲述了自己被政府军或叛军士兵强奸的恐怖经历——她们中很多人曾被双方士兵强奸过。

毫无疑问，这种惨绝人寰的经历折磨着她们。也许，这种经历也使得她们变得麻木，就像饥饿将数百万比夫拉儿童折磨得不成人形一样。饥饿导致比夫拉儿童身体畸形：他们的腿细得像麻杆，肚子又大又鼓，脖子很细，脑袋很大而且青筋凸起，头发干枯易断没有光泽。

新的挑战

交战方和政府越来越寻求通过发展和人道救援赢得当地居民的“民心”。在与那些机构的密切合作中，一些人道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政治家和军队的工具，而不再是中立和独立的人道组织。同时，军队有时直接指挥人道救援。由于救援与政治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随着交战方越来越将人道工作者视为是敌方军队派来的，有关安全的新问题就产生了。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994年7月，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在100天左右的时间里，约有50万到100万人被杀害，几乎占该国人口的20%，遇害者主要是图西族人。

1994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成立一个国际法庭，审判对在卢旺达及其邻国发生的种族大屠

杀行为和其他违犯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行为负有责任的人。

1994年：IFRC获得联合国国际观察员身份。

1996年：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首次做出判决。判决对象是一名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的士兵，他曾参与1995年7月波斯

尼亚塞族部队攻陷斯雷布雷尼察后实施的大屠杀。

快进
自1996年以来，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了161人。ICRC的律师们认为，成立类似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庭意味着在实施国际人道法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 **1997年：**卢旺达军队进入扎伊尔搜索胡图族民兵，入侵推动了刚果的叛乱。叛军后来攻占了金沙萨并扶植洛朗·卡比拉成为总统。扎伊尔被改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后来刚果发生内战，交战各方得到不同邻国的支持。



Photo: IFRC

人道

自诞生之日起，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就以不加歧视地救护战地伤员为己任，举国际和国家之力努力防止和减轻世界任何地方所发生的人类苦难。其宗旨是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的尊严，促进各族群之间的相互理解、友谊、合作与持久和平。

强奸者根本不把这些妇女当人看，被强奸的妇女也认定这些男人都是衣冠禽兽。

在审判发生在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暴行的国际法庭上，把性犯罪作为战争罪或种族灭绝行为进行检控为把种族灭绝的煽动者和实施者绳之以法带来了一些希望。这些审判和判例构成了一种不同的、有益的记忆。规范文明、尊重生命的标准的法律原则以及执行这些法律原则的国际法庭是惩罚性记忆或恢复性记忆的关键部分。

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人类已经走向光明、自由，人道原则和技术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却又走向压迫、暴力、仇外，抹黑‘另一方’、更有效和更高明的屠戮方法。例如，过去20年来，在波斯尼亚、黎巴嫩、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和叙利亚等地发生了损失惨重的冲突：有的是宗派战争，一派想要征服另一派；有的冲突是由狭隘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狂热或鲁莽的民族主义激情所推动；还有些冲突则导致少数人丧失人性或战斗员相互之间的人性堕落。

即使在和平年代，我们作为同样的人的感觉也会遭到重创。几个月前，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人走进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敦市的一所小学，枪杀了20名儿童、几名教师和一名校

长。这起血腥事件就发生在离我家(也在康涅狄格州)35分钟车程的地方。就连我这个战争的幸存者也无话可说了，心情极为复杂。

一支重要的力量

人能丧失人性的能力(频发的自然灾害可以使这种能力得到加强)表明，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将永远是一支繁忙而重要的力量。

在比夫拉战争中，作为一个小孩，在跟着父母到救济中心寻找食物、药物、衣物和其他东西时，我看到过红十字的基本人道理念在发挥作用。有时，由于有需要的人太多，我们只能空手而归。这时候，我能察觉到父母的失望，因为他们和他们的五个孩子将要面临数日、甚至数周的饥饿。即使这样，也总能感到存在一种不灭的希望——这种希望是红十字和其他救援组织带来的。

今天，尼日利亚红十字会仍然向受难者送去援助，比如在受部落暴力威胁的村庄实施急救，或照料车祸中的受伤者。在康涅狄格州的学校或在挪威一个夏令营射杀儿童的残忍行径继续激起深深的、高尚而美好的人的反应。而这正是这一原则的实质：一种真实可行的、在战争中激发出美好事物的方式。而且，这也是朝着帮助战争、暴力或自然灾害的所有受害者们恢复他们作为人的尊严迈出的第一步。■

奥凯·恩迪比

奥凯·恩迪比是一名作家，也是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三一学院的文学教授。

你的观点

人道原则对你有哪些重要意义？如今这项原则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和挑战是什么？请写一篇400字的故事或短文。我们将考虑在系列报道中选登。

来稿请发送至：rrcc@ifrc.org。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997年：为加强协调与合作，红十字运动签署了《塞维利亚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在各类一线行动中由谁(国际联合会(IFRC)、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或国家红会)发挥主导作用。

1997年：由于ICRC、运动合作伙伴和其他组

织多年的努力，(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害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公约》获得通过。

2001年9月：在一起精心策划的袭击中，自称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劫持四架飞机撞向纽约的世贸中心和华盛顿特区的五角大楼。另一架飞机在宾

夕法尼亚坠毁。随后，美国政府宣布进行一场全球“反恐战争”。

2001年10月，阿富汗战争：美、英和法加入阿富汗北方联盟，以推翻塔利班政权。该政权曾向组织策划“911”袭击事件的基地组织提供训练营。

2002年1月：第一批被关押者抵达美国设在古巴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监狱。ICRC代表们开始探视被关押者。

2003年2月：随着两个武装组织寻求从苏丹独立，达尔富尔战争爆发。战争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流离失所和长期粮食危机。

2003年3月：旨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开始，美国声称其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新的认识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初期，ICRC开始更多地关注在武装冲突中遭受性暴力侵害的妇女。



Photo: IFRC



④ 缅甸红十字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赶来，向受暴力影响的社区提供中立和公正的救援。志愿者们在诊所帮忙，修厕所、挖水井，分放水、食物、毛毯和卫生用品。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国际联合会(IFRC)、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和很多国家红会的支持。

Photo: Andreas von Weissenberg/IFRC

“危机之后我就成了一名红十字志愿者。人们失去了一切。我知道我愿意帮助他们，我的朋友们也一样。现在我们都是志愿者。”

④ 19岁的密·桑达·欣奈讲述当严重的种族间暴力冲突过后，她和其他人是如何动员起来的。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在缅甸

当19岁的密·桑达·欣奈的家乡发生严重的种族冲突时，她刚刚在实兑大学报道注册。暴力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和数千人受伤，许多村庄被烧成灰烬。在若开邦，这场若开与穆斯林社区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如欲了解更多关于桑达的故事、人道工作者最近在缅甸取得的进展以及运动如何面对向所有人提供公正救助这一挑战，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redcross.int。



Photo: Andreas von Weissenberg/IFRC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④ 2004年12月：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海岸发生强烈地震，地震引发的海啸造成13个国家的23万多人丧生。人道应对工作迅速而庞大。前往援助的组织和机构的规模和多样导致出现许多协调问题以及资源浪费。

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造成1,800人丧生，财产损失超过800亿美元。

2007年6月：ICRC主席雅各布·克伦贝格罕见地公开表态，谴责缅甸政府犯下的违反国际人道法中有关被关押者和平民之规定的行为。

快进

ICRC新任主席彼得·毛雷尔成为该组织第一位访问缅甸的主席。他表示，这次访问和缅甸政府做出的允许更多地接触被关押者和受战争影响的社区的承诺为“我们与缅甸政府的关系以及我们在这里的人道行动”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2008年5月：《集束弹药公约》获得通过。该公约禁止使用、转让和储存集束炸弹。这种武器能大面积喷射“子弹药”，在武装冲突多年后还常常对平民造成伤害。

创新
人道行动的未来
人道事业

全球化
复原

你的未来，你的行动

气候变化
自主性武器
传染病

遥控

挑战

社交媒体

基本原则

保护的责任

机遇与挑战

被迫移民？
人口增长

武装团体

循证医学

工具化

城镇化

小武器扩散

人道领域的多样
遥控人道行动

危机分布图

网络战

民心

未来难以预测。但是，思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并做好准备却可以显著降低风险并挽救生命。最近爆发的战争和自然灾害(从马里的持续冲突到莫桑比克的洪灾)都说明了展望未来、提前储备物资和做好准备的重要性。

这也同样适用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

我们现在需要开展哪些工作为20年、50年甚至150年后发生的灾害和冲突做好准备呢？50年后，当运动成立200周年时，运动又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世界是否会因为人道主义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充满仁

爱，抑或变得更加冷酷——被既能改善生活水平又能更有效地降低生活水平的技术所包围？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我们吸取到的经验和教训有哪些？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向读者们征集稿件(短文、散文、书信、诗歌、漫画或照片)探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来稿将由《红十字红新月》杂志编辑委员会审阅，并在随后出版的杂志上发表。

运动将向入选稿件的

作者赠送纪念品。如欲了解详情，请登陆：

www.redcross.int。

你的声音

征求群众意见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150年人道行动 •



Photo: Janna Frankel/American Red Cross

2010年1月：海地发生严重地震，太子港大部分地区被毁，30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无家可归。一场大规模救灾行动就此拉开帷幕：承诺的用于灾后重建的资金达40亿美元。这是第一场被命名为“数字灾难”的灾难，人们利用互联网和移动电话搜索

灾民，并确定食物、水和避难所的位置。国际联合会(IFRC)和海地红十字会与移动电话供应商一道向成千上万人发出飓风警告和卫生短信。

2011年1月：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示威游行和民众的抗议导致突尼斯总统弃国出逃，

掀开了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反抗运动的帷幕。它导致埃及发生革命，利比亚、叙利亚发生冲突。

2011年3月：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的地震引发了海啸，数座海滨城市被毁，1.5万人丧生。海啸还导致福岛核电站发

生爆炸，造成自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以来最严重的核污染。

2013年2月17日：运动庆祝ICRC和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诞生150周年。

出版物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加强人们的适应能力》

国际联合会，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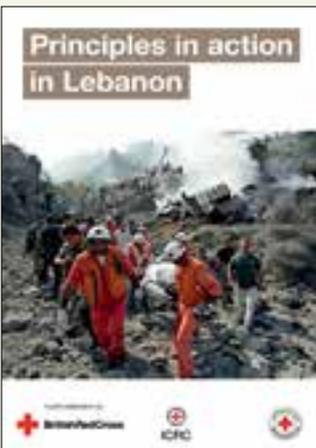
气候变化给人道组织带来巨大挑战。这本小册子突出展示了国际联合会及各国红会应对这一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关键事实及原则。

语言：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及西班牙语

《在黎巴嫩行动的原则》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3年

在这份案例分析中，通过使用黎巴嫩红十字会提供的案例，展示了坚持基本原则以及基于“更安全的救助工作框架”的统一战略如何使得黎巴嫩红十字会能够更安全地在黎巴嫩全国各



地提供紧急医疗服务——由于武装冲突、国内动荡、其他紧急局势、存在许多不同的宗教团体，该国局势异常复杂。

语言：英语

《海地大地震——三年进度报告》

国际联合会，2013年

2010年的大地震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海地人民展示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恢复能力。本报告覆盖了自2010年1月至2012年11月以来开展的红十字与红新月行动，重点是第三年开展的行动。在过去的12个月里，这些行动帮助人们离开营地并开始独立自主的新生活。红十字与红新月还同当地社区携手开展工作。

语言：英语、法语及西班牙语



《在非洲投资——应对非洲挑战的非洲方案》

国际联合会，2012年

当非洲成为增长与机遇的同义词时，非洲的红十字与红新月的负责人在亚的斯亚贝巴聚集一堂讨论如何刺激对非洲大陆及非洲人民的投资。非洲各国的红会迫切希望非洲摆脱对外国援助的依赖并掌控自身的发展。

语言：英语、法语

媒体

150年人道行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150周年的运动庆祝活动不仅仅关注过往。事实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借此机会引发一场探讨当下及未来人道主义挑战的全球对话。为了促进讨论顺利进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其网站上(www.icrc.org)上增加对话功能。在庆祝‘150年人道行动’网站上，有一个互动的大事年表、人道主义挑战辩论及讨论记录的链接、一个档案室(档案室里收有以往在世界各地开展的行动的照片、信函、视频及访谈录音等，可供浏览或下载)。

语言：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刚果民主共和国：战争外科手术——治愈恐惧》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3年

在基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撤离战伤伤者，并帮助开展很多外科手术。紧急治疗受到诸多限制，包括对进入冲突地带的限制、基本医护网络受到严重破坏、对伤员及医疗工作者的直接威胁。尽管面临这些挑战，自2012年11月中旬以来，在戈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外科手术小组已经为超过200名战伤伤者提供了治

疗。这是我们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四个系列的第二部分。

语言：英语

《沉默的灾难》

国际联合会，2013年

温馨快乐的一家人正在享用晚餐。与此同时，在餐厅的角落里，站着一名浑身湿漉漉、不停颤抖的妇女。这名妇女大声呼救。可是，这家人听不到她的呼救，继续享用他们的美食。这段发人深思的画面出自一段新视频。此视频是国际联合会一个倡导活动的一部分——11个欧洲国家的国家红会及欧盟参加了此次倡导活动，它旨在引起人们对沉默的或者是未得到足够报道的灾难的关注。如欲观看‘沉默的灾难’倡导活动的所有视频，请访问国际联合会位于YouTube的频道。

《条约及评注数据库以及国家实施的数据库——2012年12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3年

此光盘中有两个数据库。各国实施措施数据库提供了世界各国的立法及法律体系的范例。另一个数据库则是关于国际人道法条约以及表明当前签署与批准状况的汇编。此光盘中的数据库定期更新。

语言：英语

《孕产妇、新生儿以及儿童健康工作框架》

国际联合会，2013年

这个框架为各国红会及其项目经理、以及其他所有参与孕产妇、生殖、新生儿以及儿童健康项目及干预的计划、设计、实施的组织和机构提供了指南和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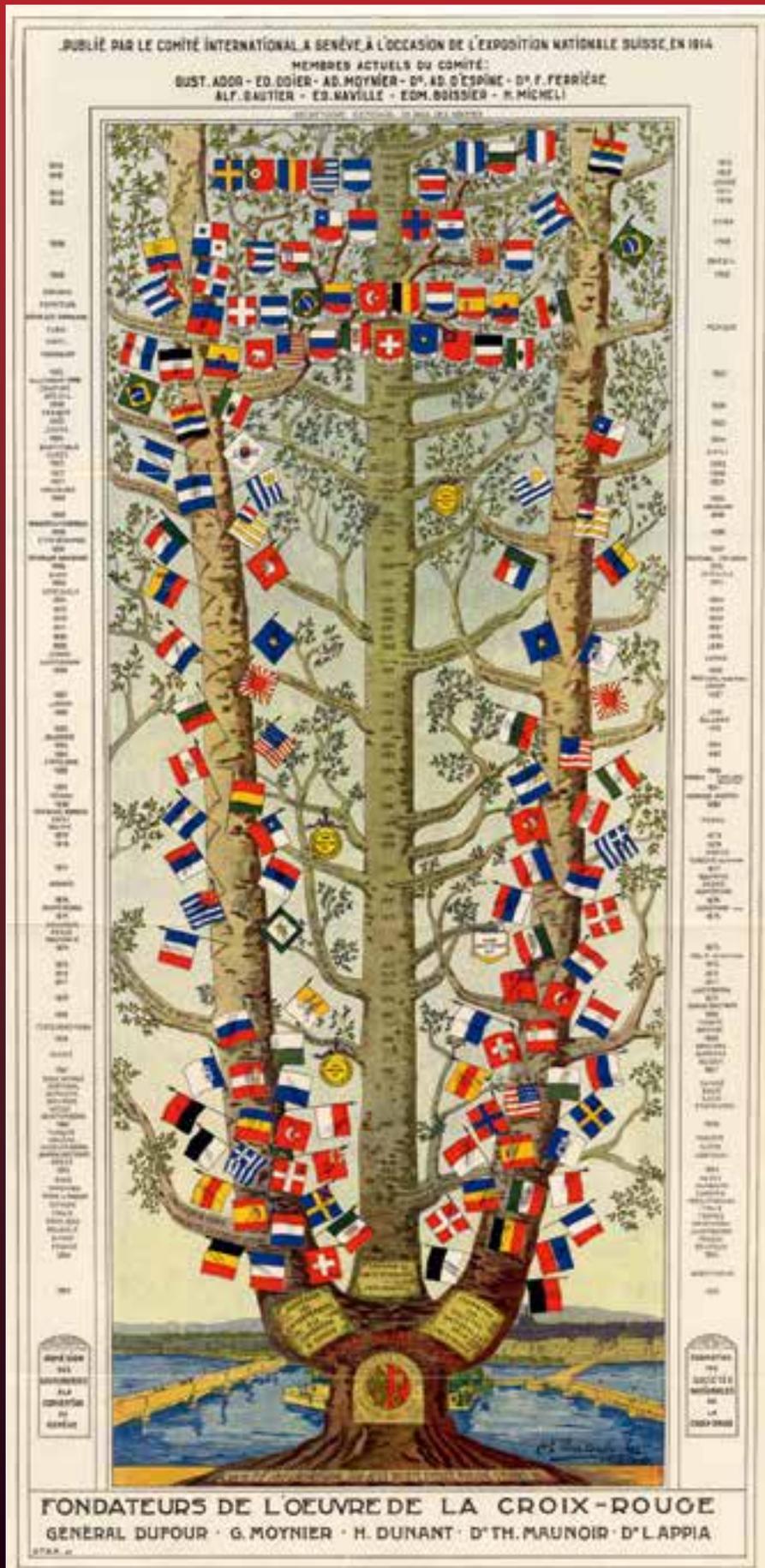
语言：英语

《1949年8月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摘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2年

本摘要是对1949年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1977年及2005年《附加议定书》的一个直观、简明的解释，适合各类读者阅读。该摘要还援引了所有相关法条。

语言：阿拉伯语、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及西班牙语



人道之树

照片中的彩色雕塑是为1914年在瑞士伯尔尼举办的一次博览会制作的。它代表了当时红十字运动的人道行动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左侧的分支代表《日内瓦公约》缔约国，中间的分支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右侧的分支则代表了国家红会。

来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